

# 《迷羊》中的空间叙事与角色塑造的探究

10235101526 软件工程学院 23 级本科 爱情文学 2 班 张梓卫

10235101526@stu.ecnu.edu.cn

Deralive@163.com

《迷羊》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小城闲散养病的时日里，王介成邂逅并爱上了艺人谢月英。两人一见钟情，私奔到了南京，以性作为感情的承重点，可不久后，谢月英对这样的生活产生了厌倦，从上海返回南京后，王介成对谢月英的爱，到了病态的程度——在肉欲的饥渴得到一次次满足之后的突然抽离，这种对身心的损害使他逐渐沉沦。

在阅读过程中，我根据留下的思考问题，尝试剖析标题“迷羊”的内涵，并尝试将前段时间与一位在读研究生交流过程中学习到的空间叙事相关的内容结合到《迷羊》的分析当中，与大家分享我对这篇小说的深层探究。

## 一、空间叙事

这篇《迷羊》出色的一点是：非常合理地运用了空间叙事的手法。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普遍认为，“故事空间”在叙事作品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sup>[1]</sup>。除了为人物提供了必需的活动场所，“故事空间”还能展示人物心理活动、升华作品的主题。为了探究他们，我阅读和观察了郁达夫的写作和描写角度。

在横向的文本层面上，郁达夫有意叙述了多个场景：如南京、苏州、上海等。他将空间地域作为小说文本层面的结构方式，例如，在《迷羊》的开篇便宏观描述了江南江北界线 A 城的地理位置：“在没有人来侵犯的地方，去享受静瑟的空气”。在后续为主角二人间的故事进行创作时，郁达夫笔下的两人也在空间叙事上，从空间的逼仄——“这一间小小的船舱，变了地上的乐园，尘寰的仙境，弄得连脱衣解带，铺床叠被的余裕都没有”，到豁达的视野——“月英登了这样的高处，看了这样的夜景，又举起头来看看千家同照的月华。”

狭窄的空间可能会加剧人物间的紧张关系，而开阔的空间可能会促进他们的相互理解。作者通过这些手法，使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创造出了一个丰富的景观，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感受氛围的微妙变化，同时理解他们之间的情感变化。

将地理空间变化与人物心理结合是一种有效的手法，可以增强故事的深度和复杂性。最初王介成在未遇到爱情时，内心的古井无波，到初遇谢月英时掀起的波涛，最后到淋漓尽致，至死不渝的狂风暴雨。从逃离 A 城，奔向南京，最后又回到南京，整个过程在短篇小说中频繁地切换场景，加速了情节的发展。实际上大部分郁达夫小说的叙述背景都不稳定，主人公经常身在旅途与迁徙中，很少固定表现一个空间。

而谢月英是一位习惯了别人艳慕的女伶，失去了唱戏的舞台，她的归属和存在便会缺失。初遇时，他们通过肉体的刺激和放纵来疯狂，而最后，谢月英对大都市产生了“震惊”体验后，她便逐步脱离了“爱的对象”这一身份，而进入上海都市街头更多男性他者的眼光，并沉迷于如此被审视的眼光中而得到自满。于是王介成和她之间的固有关联逐渐消散，反而出现了谢月英与“男性他者”的结合。<sup>[2]</sup>故事里，新鲜而刺激的生理需求即使得到了满足，但一个更大的缺口——心灵所追求的不同却显现出来。

两人接近上海的程度与谢月英对王介成的热情度，以及她本身的活力度成正比，而到达上海后，谢月英也到达了她个人活力与生命力的顶峰。郁达夫在《迷羊》中多次写到了上海中令人应接不暇的西洋服饰铺面、大世界、黄浦外滩的景色，这些描写反映着谢月英对王介成的情感变化中，更反映着她生活态度的变化。

## 二、迷途的羔羊

郁达夫的“真实”是现代作家中少有的，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主要体现为性情的真与肉体的真。郁达夫在小说中不断地忏悔，自我谴责，既与充满矛盾的动荡时代有关，又与作家纤敏的情感、柔弱的性格的气质有着密切联系。他的忏悔带有浓重的感伤色彩，同时却与清新的抒情风格相联系，展现着高超的写作水平和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sup>1</sup>

“迷途的羔羊”是郁达夫的自画像，它意味着郁达夫对过往的生命历程与现今的生活状态进行了审视，同时也代表着郁达夫在人生谷底与创作困境之中挣扎求生之作，同时这篇小说也成为郁达夫文学作品灵肉之争的分水岭。<sup>[3]</sup>

显然，作者处处在暗示，王介成不仅沉溺于肉欲的享受，更追求于在此过程中对自己生命力的肯定。不仅如此，他希望他对谢月英的独占也能成为他为之骄傲的一部分。但是，最终他却发现灵魂的痛苦，是用任何方式也消除不掉的。

小说中男性知识分子因迷恋女戏子的肉体而忘掉了对灵魂的追寻，他的肉身变得沉重，生命显得轻，而这种“轻”，生出一种原罪感，这种原罪感使他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一样，在等待救赎。

## 三、疾病与欲望、男性与女性化

通过阅读，我们知道，郁达夫将王介成女性化地描述为一个弱者。他分给女主角的戏台角色却是“须生”，这是一个偏男性化的形象。一般来讲，作家若对戏子有启蒙或拯救意识，他会将对方塑造为“旦角”这样容易迷失自我的角色，易于成为他人“爱怜”的对象，便于后续施展启蒙与拯救的写作。<sup>[3]</sup>

---

<sup>1</sup> 于宁志. 郁达夫小说中的“忏悔情绪”[A]. 徐州师范大学. 2002.

但郁达夫总是特立独行，他笔下的男主，在知识分子的身份与文化资本都被消解的情况下，再也无法将自己武装成强者，相反，谢月英从对肉体的沉溺中醒悟，如此下去她的命运无法被改变，于是毅然决然离开了王介成。

身份的错位完全颠覆了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戏子启蒙的可能，正如郁达夫所做的，在小说中打破男性优势的刻板印象与固有认知，他似乎也在证明着：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相对于女性，男性并不是天生的强者。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患“脑病”，医生将之归结为“性欲不调”，这就为小说所暗示的“精神压抑”到“放纵肉欲”形成了暗线逻辑。精神的疼痛用肉体来疗救，然而纯肉体的方式又会将人引入“迷途”而形成精神怪圈，灵肉的离合像拉锯战。<sup>[4]</sup>

在阅读中我们可以得知，王介成表现出对于自身性能力的高度重视，因为性能力是与意志力联系得最紧密的一种肉体状态，然而最终因谢月英的一段话“我觉得近来你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所以才决定和你分开”而告终。这句话让王介成难过，是因为他的生命力被自己深爱的人否定，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

在廖一梅的作品《柔软》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其实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了解。性实际上是爱侣之间，表示爱情的最恰当，最热烈的语言，我们逐步向前，不跨越灵魂的交流而直达肉欲，是为了不让它丧失那种示爱的功能。

#### 四、尾言

在阅读并分析这些观点的过程中，我逐渐理解到，在如今的大时代背景下，这些投影到书中的人物的爱恨情仇，体现出的迷茫与恐惧，才是书中真正的主角。

即使有如此多冷漠的文学分析，即使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找不到自己的信标，但是，请相信爱吧，去徘徊在爱与痛的边界，去做一只迷羊，慢慢地期待自己可以遇见那片迢迢星海。

#### 参考文献

- 
- [1] 申丹，王丽亚等著.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2] 张屏瑾. 重读郁达夫的《过去》和《迷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0.
  - [3] 张智谦. 《迷羊》的本相、衍生及其底本考论（硕士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 2020.
  - [4] 曾令霞. 论现代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与“戏子”的身份转换：以《迷羊》为契入口[J]. 天府新论，2009，(6).